



奇克·考瑞阿



《Verve Jazz Masters 3》 融合爵士 的创新时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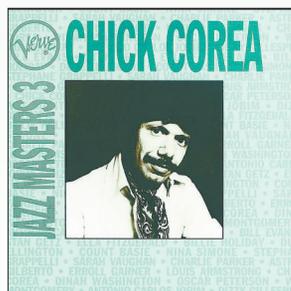
《Verve Jazz Masters 3(神韵唱片·爵士乐大师合集3)》可视为爵士领域的名入堂级精选系列专辑,但并非传统意义上的行业名入堂奖项,其核心定位是对爵士大师经典录音的系统性梳理与呈现。这张薄荷绿气泡水般的专辑聚焦Chick Corea(奇克·考瑞阿)艺术生涯的黄金探索期(1966年至1976年),而这个时期正是他从爵士新星蜕变为风格奠基者的关键十年。专辑封面色调巧妙呼应了其音乐中热情洋溢、轻快明亮的特质。

作为活跃于美国东海岸的爵士钢琴家、键盘手、作曲家与乐队领队,奇克是打破边界的造梦师。他以融合爵士为刃,剖开传统爵士的框架,将古典乐的严谨、拉丁音乐的炽烈与电子乐的先锋特质熔铸为一体,浇筑出独属于自己的音乐宇宙。手握15座格莱美奖的他,不仅是键盘乐器的革新者,更凭《Spain(西班牙)》《Return to Forever(回到永恒)》等作品,引领20世纪70年代爵士乐的演进方向,为时代注入鲜活动能,推动多元艺术形态走向成熟。更甚至于,自他之后20世纪的80年代至90年代,爵士乐的创新性发展渐入平稳,现代爵士更多聚焦深耕发扬现有风格。

不同于大西洋彼岸以纯正蓝调爵士立身、在沉静中迸发暗涌力量的黑暗王子 Miles Davis(迈尔斯·戴维斯),奇克更像一位以精密编排释放炽热创造力的音乐造梦师。两人曾有段关键合作:1968年至1970年,奇克担任迈尔斯·戴维斯乐队的键盘手,私交甚笃的迈尔斯鼓励他暂别擅长的原声钢琴,转而尝试电声乐器。在《In a Silent Way(沉默之道)》《Bitches Brew(即兴精酿)》等专辑中,奇克的演奏为迈尔斯标志性的黑暗氛围注入了一抹柔和张力。这既是迈尔斯对乐队音色的绝对掌控,也成为奇克探索融合爵士的重要起点。

作为专辑中最知名的单曲,《Spain》在开篇引用了华金·罗德里戈《Concierto de Aranjuez(阿兰胡埃斯协奏曲)》第二乐章的旋律,并在此基础上加入大量的原创改编内容。从佛拉门戈戏剧式开场的静谧铺垫,到桑巴节奏型的热烈铺展,奇克带领的回到永恒四人组,让每位成员的音乐专长在旋律中自然交织。

若你想初探融合爵士的魅力,这张专辑会是绝佳入口,既能沉醉于拉丁爵士的热烈韵律,更能循着旋律走进奇克的音乐宇宙,从此爱上爵士的多元与灵动。



专辑封面

见习记者 吕硕



《阿甘正传》 不停下的奔跑 不停下的人生

《阿甘正传》是一部兼具温情与深度的经典影片,它的感人之处不在于宏大的叙事,而在于主人公阿甘用最单纯的态度,诠释了“坚持就是奇迹”的人生哲理。这部影片不仅讲述了一段跌宕起伏的人生,更传递出一种坚持的力量。

影片中的阿甘智商并不高,身体条件也有缺陷,但他凭借一份执着和真诚,把看似平凡的人生过得非同寻常。从童年的奔跑开始,他用实际行动告诉观众:只要勇敢跨出第一步,就可能改变一生。无论是面对校园的欺凌,还是身体的束缚,阿甘都没有退缩,而是一次次用奔跑突破限制。这种“不停下”的姿态,成为他人生态度的象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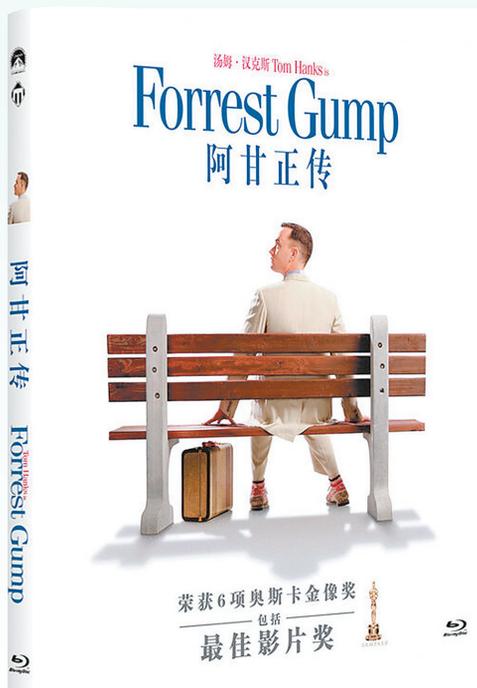
影片的叙事虽然平实,却充满励志意味。阿甘不懂复杂的道理,他只是专注于眼前的事情:别人让他跑,他就拼尽全力去跑;别人让他打球,他就全心全意投入比赛。看似简单的选择,却折射出一个深刻的启示:成功从来不是复杂的谋算,而是源于纯粹的付出和坚持。阿甘的每一次全力以赴,都是他生命中奇迹的起点。

在与他人的关系中,阿甘的善良和坚守同样充满启发。他对珍妮始终如一的爱,体现了对感情的忠诚;对朋友丹中尉和巴布的承诺,他用行动去兑现。这份真挚让人看到,一个人真正的力量,不是来自智谋,而是来自内心的纯净与坚定。影片用朴实的情感告诉观众:坚持善良,往往比智慧谋略更能打动人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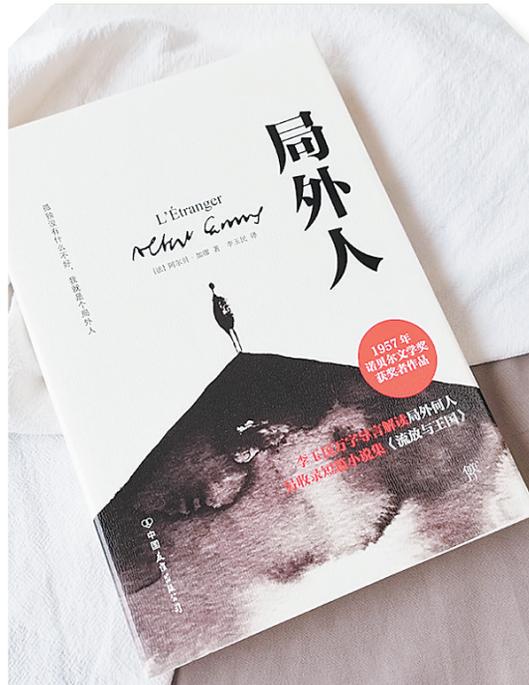
影片的视觉与音乐处理,也为这种励志氛围增添了力量。阿甘奔跑时风景不断变换,象征着人生的多种可能;而反复出现的音乐旋律,则像是一种温柔的陪伴,提醒观众在人生旅程中保持平静和勇气。影片没有说教,却用画面和情节让人产生共鸣。

《阿甘正传》最大的价值在于它传递了一种积极的人生态度:不必惧怕自身的不足,也不必计较眼前的挫折,哪怕资质平凡,只要保持信念与努力,也能奔向属于自己的远方。正如影片中那句经典的隐喻:人生就像一盒巧克力,你永远不知道下一颗是什么。但只要敢于品尝、勇于前行,每一次尝试都可能带来意想不到的收获。

总而言之,《阿甘正传》不仅是一部感人至深的电影,更是一堂生动的励志课程。它告诉我们:人生没有捷径,但坚持和善良就是最坚实的力量。在奔跑中,我们或许无法决定起点,却能选择终点的方向。



融媒记者 桂荣超



《局外人》 荒诞世界 拒绝游戏

如果要评选最精彩的小小说开头,加缪的《局外人》一定会入选。今天,妈妈死了。也许是在昨天,我搞不清。

初次读到此句,那种绝对的冷漠和疏离几乎要让人打起寒颤。寥寥数笔,加缪就塑造出了主人公默尔索的形象:他抽离于社会的情感规范,以一种超脱的姿态站在世界的局外。

这注定了他的悲剧结局。小说的第一部分描写默尔索从母亲去世到海滩杀人这段时间的日常生活。在他看来,无论是工作还是爱情,都只是人类捏造的“幸福模板”,这些并不能为生命带来意义,生命的本质仍然是虚无。直至他因灼热的阳光枪杀阿拉伯人,他看似安稳自在的生活最终被打破。他杀人的原因不涉及爱恨情仇,只是因为灼热的阳光,这种非理性的冲动正是荒诞世界的体现。

小说的第二部分讲述了默尔索被监禁和审判的过程。法庭的审判从杀人事件逐渐转向他的人格,大家不因杀人罪行审判他,而是反复拷问:你为什么对母亲的死没有表现出应有的悲痛?他们并非在审判一桩谋杀案,而是在审判一个不遵守社会游戏规则的人。

由此,他的罪行从“杀人”转为“冷漠”。而实际上,默尔索拒绝扮演社会规定的角色,拒绝用虚假的情感来掩饰生活的无意义。他诚实地面对自己的真实感受,如果死亡是必然的,那哭泣也无法改变什么。

默尔索第一次情感爆发,是在小说结尾处,神甫在监狱里向他传教,这是这个世界最后一次试图规训他。面对神甫的推销,他终于把对世界的质疑怒吼出来,彻底接受了这个荒诞的世界。

躺在监狱的床上,默尔索感受到夏夜奇妙的安静像潮水一样浸透了我的全身,这是他感受的世界未尽失的温情。他希望处决那天有很多观众,用仇恨的呐喊来为他送行。这标志着他最终以自己的方式,而非社会的方式,确认了存在的真实性。他是自己生命和死亡的局内人。

作为哲学家和文学家,加缪用这部小说为“荒诞”这一哲学概念作了一个生动的名词解释。小说用默尔索的第一人称叙述,却几乎没有情感渲染,这恰恰让读者感受到默尔索的疏离正是他诚实对待世界的方式。而社会却习惯于用一套固定的模式来规训个体,默尔索的悲剧结局正是对此的有力批判,直至今日仍然振聋发聩。

融媒记者 俞舒梦